

胡 兰 著

我在德国

一个女记者的旅德纪实
YIGENJIZHEDELUDEJISHI WOZAIDEGUO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号 10 字登报(吉)

一个女记者的旅德纪实

我在德国

胡兰 著

499 825 第05 35.01 本10.52 不读5211X02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新登字 04 号

一个女记者的旅德纪实

我在德国

胡兰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地质测绘印刷中心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3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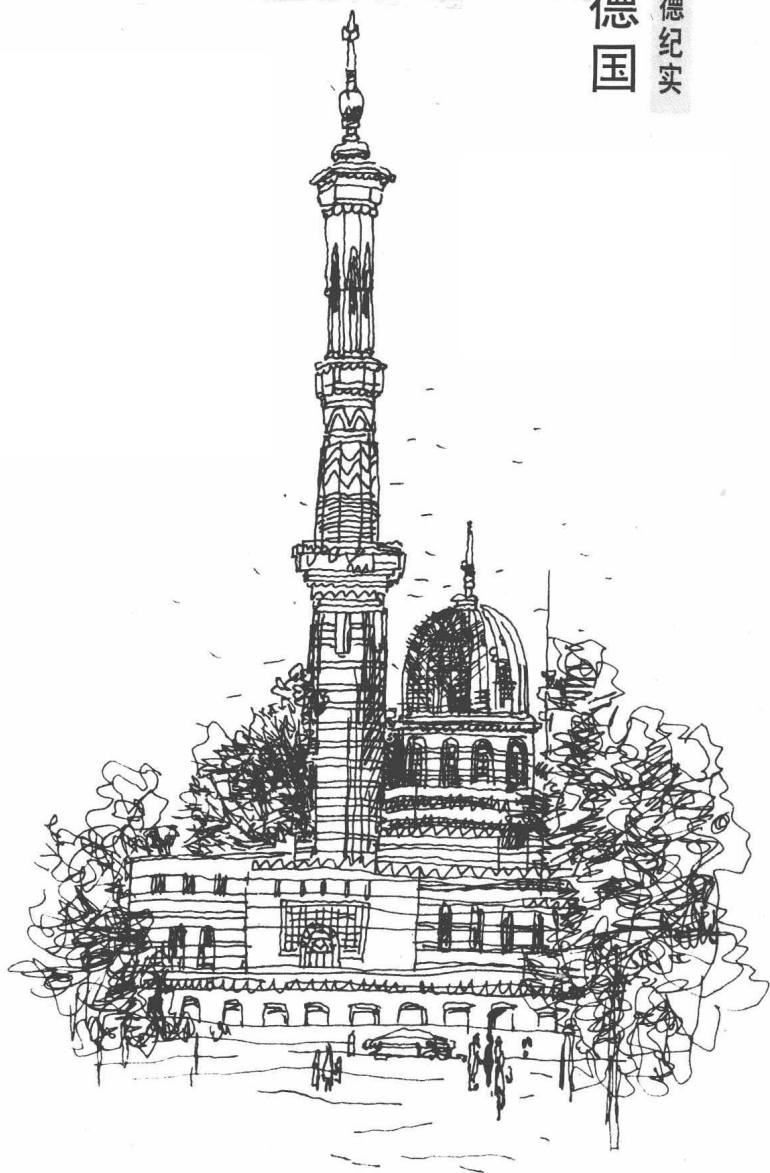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20 册

ISBN 7 — 5385 — 1099 — O/I · 211 定价:12.80 元

一个女记者的旅德纪实

我在德国



GENJIZHEDELJIDEJISHI

WO ZAI DE GUO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开篇序言

手中的笔，很沉重。

自德国留学归来，已有一年半的光景，心理上的波澜已逐渐平复，自以为可以比较平静、豁达、客观地反思那段短暂而又漫长的留学生活了。可一旦提起笔来叙说，便露出了马脚，一切尚未开始便已经身心疲惫不堪了。

没有人能够知道，旅德两年生活对于我幼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只有我自己明了。因此，我从不抱怨，从不反悔也从不懊恼。虽然我没有周励等人立足域外经商的资本和成就，虽然我没能进入名牌学府研修学问，戴一顶成功的帽子回来，我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对成功有我自己的理解。因此，我始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所有的目光，也更不介意人们的种种猜测和判断，我的内心是充实的。

我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女人。虽然已进入不惑之年，但心如纯情少女一般纤弱，极易受到伤害。这种性格的人本不该出国，她不适合风险、不适合孤独、不适合艰苦创业。她应该植于适合生长的“温室”，守住丈夫、守住家、守住孩子。当有了出

国自费留学的念头的时候，周围不少的人就这样劝过我。他们都是知我者。我这一生太平凡、太顺利、太安逸。该有的似乎都有了，你还要什么呢？我无法作答。因为我自己也不甚明了为什么出国。只是有这么个机会，这机会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

我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女人。做事凭兴趣，喜欢呢便如醉如痴干得死去活来轰轰烈烈，不喜欢呢就给什么好处也不干。歌里面唱“跟着感觉走”，我最重视的也是自己的感觉。也许正是因为以往的生活太过于安适平静使我感觉有些乏味，当新的诱惑向我招手发出邀请的时候，我连想都不仔细想就扑了过去，全身心地拥抱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并没有负我，它大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并赋予我无穷尽的灵感。因此，我倒觉得女人的好奇心是那么的可贵美好，它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并且具有活力。

我是一个很肤浅的女人。虽然我时刻都想丰富自己，希望逐渐变得深刻些、理智些。也许是这种心理和愿望驱使我出国，然而命里注定我就是我。如果我继续留在国外，选择另外一条人生旅途，我就必须改变自己，变得深刻些、理智些……然而，我发现我并不真的愿意。肤浅的人生也自有它特有的风光，为什么偏要变更自己生命的轨道呢？自德国留学回来，我不再厌恶自己，我开始欣赏自己的幼稚和肤浅，我不知道自己是进步了还

是更糟糕了。

总之，我不能清晰地说明我出国的动因，犹如我不能够准确的说明我出国的收获和成就一样。我只是有一种感觉，雷同周励等许多留学生一样的成就感，这种成就与周励不同的是，她的成就写在脸上，明晃可见，而我的成就刻在我的心里，铸入我个人的生命之中。也许周励的成就可以激励更多的有志者奋斗，而我的成就仅属于我自己。我并不是刻意去同周励比较，我只是想说明我和周励所认识的“成功”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

至于这本书，也许是我坚决出国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动因。外面的世界吸引我，那陌生的土地，那多彩的异域风情，对于一个关在屋子里发了霉的写作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那边的精彩与无奈我整整记了三大本子，然而奇怪的是回国后竟不愿轻易地启动它们。报刊杂志上常常有国外观感类的文字，读来只觉得不对劲，嚼不出滋味，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续篇的嫌疑，我不愿凑这个趣儿！但那毕竟是一份沉甸甸的生活！揣在怀里的份量压迫我，困扰我，好象我欠谁一份情，欠谁一笔债，感觉糟透了！我是一向不愿被生活所累的家伙，如今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如何能够“潇洒”。索性翻开那厚重的日记本，重读留洋生活，竟发现许多自己遗忘和忽略的感觉。它们鲜活而且生动，具体而且深刻。我被我自己深深地感动了。我再次升

华了两年留德生活的意义。我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当然这次绝不仅仅是为了圆全我那“出国梦”。

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为我自己。为我幼稚的心灵，为我好奇的本质，为我肤浅的性情，为我敏锐多情而且羸弱的感觉…为这些个旧我找到宿地、居所，尽我的责任和义务，它们待我不薄，而我现在唯一能够为它们做的，就是记录并敞开这段特殊的心路历程，以回报旧我的厚爱，迎接新生。

这就是我。我在用心写作。我的心中盛满了神圣。祝福我吧，我需要一种支持才能把这篇“巨作”完成。我必须强抑浮躁的情绪。当这篇东西写完后，我相信，我的脸上才会露出最最灿烂的笑容。

写在开篇之前的话

1993·9·4

目 录

开篇序言	1
------	---

第一章： 人在旅途

老大伤别离	5
在“北京—莫斯科”的火车上	15
廉价西餐	21
国际“倒爷”	26
车上风景	33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39

第二章： 初识西方

科隆大教堂的烛光	49
拾栗	54
来自橱窗的诱惑	60

德国的面包餐	66
鲜花与心花	70
莱茵河畔的“跳蚤市场”	74
广场上的鸽群	82
拣回一个家	87
难得艳阳天	90
德国的中餐馆及中餐	93
“鬼子”印象	102
德国的建筑与交通	107

第三章：“苦之舟”漫游

顶楼寄居者	113
“联合国”的旗帜下	122
我所认识的德国老师	127
俾斯麦街4号	135
波恩大学的留言板	141
莱茵河上有条船	147
留学生中的“贵族阶层”	154
自费留学	159

第四章：打工篇

竹林酒家	171
读法文的老板	190

马来妹丽莎	200
布什先生	215
第三次世界大战	228
“黑鬼”舍里	244
姆提和莫娜	259
在男人的世界里	270

第五章：域外情孽

北京来的女人	289
青果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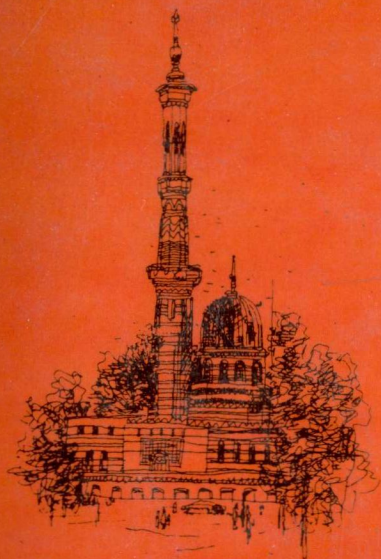
胡 兰 著

我在德国

一个女记者的旅德纪实
YIGENJIZHEDELUDEJISHI WOZAIDEGUO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作者简介

胡兰，一九五四年生于长春市。十四岁下乡当知青。二十一岁当教员。一九七九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做过校对员、新闻记者、副刊编辑。现为长春日报周末部主任。一九八九年曾出版个人新闻特写专辑《爱是超越》。

作

冯胡兰

ISBN 7-5385-1099-0



9 787538 510997 >

I·211/定价：12.80元

人在旅途

老大伤别离

每一个即将跨出国门的人，都不会忘记临近启程时那焦躁不安的一刻。象一个刚刚会走路的孩子，呼叫着挣脱母亲的怀抱，踉踉跄跄地扑向大地、扑向未来。

我所乘坐的北京至莫斯科特快列车出发时刻是早晨七时。那是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清晨。北京站1号站台上人声鼎沸中夹入了我们兴奋的噪杂。因为是在首都转乘国际列车，便没有那么多的亲友来送行，他们把祝福全都洒在前几夜东北偏远的那个小站上了。今天呢，也就自然节省了我诸多的眼泪，减少了许多感情上的“伤害”。不过被拥在一群毫不相干的但哗哗流泪的人当中，鼻子总还是酸酸的，尤其我不敢正视老爸那明光光的头顶，更不敢瞥一下我的那个他和他扭曲了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父我夫，是我生命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男人，是我的至亲至爱。我从没告诉过他们，他们对我的重要，但他们都自动地恪守对我的责任，为父、为夫，一丝不苟，尽心竭力。今天，我要脱离他们的保护去那未知的远方，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恐

惶，也许比我来得更厉。老爸昨夜乘飞机从深圳飞来送行，见到我直拍脑门说：“唉，老了记性差，我以为还得几天才启程……”他是在嫌我，怨我走得太急，他还有许多话没有叮咛。

老爸是一个绝顶的好人。每个接近他的人都受过他的恩惠。他做好事积的德性足够我们后辈受用。而他自己并不走运，始终平凡，为他人做嫁衣裳。好在老爸生性如此，看轻钱财和仕途，最喜自得其乐，最烦庸人自扰，却也落得个潇洒自在无忧无虑。离休后凭他一辈子在新闻界的业绩和有口皆碑的人品，被深圳一家报社聘为顾问，于是，晚年老爸老妈有了一个最理想的去处。

对于我们出国（与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小妹阿英，阿英的丈夫文敏已于一年前先行德国留学），老爸是“总策划”。他这不同于一般的老者，心境永远年轻。他喜好一切刚出世的东西，吃穿用玩都拣最新潮的。深圳如初升晓月般崛起，他就深刻地爱上了那里，八年前，当他解下拉了四十年的“犁套”时，他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投向了那个崭新的怀抱。他不放弃晚年，他计划晚年过得更加灿烂。他向往出国观光，但始终没有这种机会，于是他便开始怂恿我们这些也已经不年轻的“年轻人”了。他先是不分里外地拿出自己毕生的存款，把外姓女婿送了出去，多少人听了这壮举都为老头子捏了一把汗：“现在这年头，还有人敢拿钱送女婿出国！闹不好则鸡飞蛋打，您老落个两手空空也。”还好老头积德，女婿也算仁义，一年后就把媳妇和大姨子（即我）也“倒腾”出去，老爸自然扬眉吐气：“你们好好干，好好学，过两年我就去外国探亲……”

我的那个他，我叫他“大畅儿”。自从我儿子出生，取名为“畅儿”，他就被“大畅儿”这个爱称所取代了。他近四十岁的人了，实实在在的也一如孩子，对妻子、对家庭、对父母不尽的温